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二下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

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懐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
差跌衆鼓交鳴毫氂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
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
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
瞻到預復為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
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
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
諫之士預上書言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

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
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
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
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
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
熙有闕者也預又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請明加
簡擇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
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以刑獄轉繁感傷和氣災患

之來實在於是多見納馬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嫉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人徧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録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

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所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飾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

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懐豈肯為
凡人事邪此必邪佞之徒欲間内外耳亮納之庾翼代
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温代翼留
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
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
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懐縣侯累遷温從事中
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
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

之盛乃與桓温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温得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闗君門戶事其子遽拜

謝因請刪改之盛時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平杜

歿有功賜爵關内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
上疏薦寶宜備史官於是以寶領國史寶以家貧求補
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
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
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
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
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
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

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輙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甞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

其兩說若此比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兹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令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

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
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
録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為春秋左氏
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粲
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榮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榮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曽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内史

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将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将軍蔡謨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也家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家運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説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乃止

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鑒齒曰
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令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
仁厚乞為摽揭棺木耳鑒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
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鑒齒曰君幾誤死公嘗
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
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别温問去意以鑒
齒言答温笑曰鑒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
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别駕温出征伐鑒齒

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涖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

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甞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乗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

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璨璨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

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舉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恱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稱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召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

恪并著論一篇上之其說以晉越魏繼漢猶漢越秦繼周反覆辯難識者惑焉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為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

方擇蝨𧏮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賛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内之俊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

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縁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為司馬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為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别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汚百萬付法議罪幷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

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内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唯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

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
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
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敕諭特聽暮出
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
拜銀青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
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
郎喻旨和每見催逼輙號咷慟絶謂所親曰古人或有
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

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
分祇足以示輕忌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
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
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
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
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
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
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尚挾憾肆虐

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
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
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
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
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
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
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
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

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附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

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遊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從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請興國學成帝從

之瓌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左光禄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彦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温請為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温鎮京口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以裒后父禮數懸絶不宜以平昔故友之道相遇以書致辭於裒且勉以親賢納善為先論者以為得體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温謀伐蜀衆

以為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心胷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也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

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
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
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之
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
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
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
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
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温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

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周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幷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發善音樂舊

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瓌弟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為呂令復相繼為江都令由是俱渡江瓌為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

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瓌從祖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祿勲冲子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懐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

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叅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虎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彊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

十五子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
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
太守質子湛湛弟豹列在宋史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膺蕪湖
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
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絶棄人事翦茅
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
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

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繈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治中轉别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
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小敗及桓温奏廢浩佐吏逌遂
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
修後池起閣道逌上疏諫之帝乃止復領本州大中正
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逌
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
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

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元宫始用寳劒金舄
此盖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
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
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
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
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
有用者又其文唯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盖久遠不行
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

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别宫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忌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懐

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彊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鐘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巳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

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青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體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

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
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逌在職
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
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逌從弟灌字道
羣父嘗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逌州辟主簿舉秀
才為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
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為尚
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

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瀧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温所惡温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為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温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瀧積年不調温末年以為諮議參軍會温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

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為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胄亦曰元顯驕縱宜

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荆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别駕

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唯㑹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㑹當時每有䀋坐而㑹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㑹為中書侍郎閼内侯孝武帝常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㑹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㑹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㑹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

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謟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㣲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耳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㣲隆

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頊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肯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肯卒朝廷傷之

殷覬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覬性通率有才器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涖職清名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內伐告覬欲同舉覬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

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覬言為非覬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覬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覬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

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别有傳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曽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以佞幸目之帝起清暑殿於

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遊止惟雅豫
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恂
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
風俗頹弊無復廉恥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
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恂不
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
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
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

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
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負親賢
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
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見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
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勢之險今四海無事足能守
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
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
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

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復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
權而朝廷方亂内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
孝武世亦不能犯顔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
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禄大夫儀同三
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黄門次少卿侍中並有
士操立名於世云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自負材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

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
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
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
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
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
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喪服闋除吏部郎授建威將
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
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

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黄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兖青兾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

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

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輙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之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以誅國寶為名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

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
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
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
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
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彊盛宰相
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為
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
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

讐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内外離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内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寳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

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恂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

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彊彊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

姓修營佛事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甞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為湖孰令恭私告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

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彊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為給事中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歴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

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為玄所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

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世以勇壯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内史胡彬率

衆向壽陽以為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

軍彭城内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户牢之進
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
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
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
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
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
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為龍驤
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妖賊劉黎僭尊號

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
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
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
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妖賊司馬徽聚衆
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廪
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
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
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
已著雖杖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
牢之負其才能深懐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
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
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
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為兄精兵利器悉
以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
遂代恭為都督兖青冀幽幷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

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悦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彊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為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

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吴國殺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為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為

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懐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説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

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令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若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唯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阻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

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
之陳法書圖畫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
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為征東將
軍會稽太守牢之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
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
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
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

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還丹徒玄令斵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敬宣列在宋史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彊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

士咸愛慕之謂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

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餞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絶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邉界無貪小利彊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

必聲振沙漠二冦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黄河之不濟
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産子不
舉久喪不葬録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
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毁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
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
牛鬭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
者謂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

黄門郎寵任轉隆帝甞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寧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甞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

而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恵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有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殁墓在舊邦積年久

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而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

漢中遼遠在劒閣之内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葢
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
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
平割此三郡配隷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
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三郡忌王侯
設險之義背地勢内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
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闗中餘燼自相魚肉梁
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

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二如遂食烏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旨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馭之實懼非分位之本旨經

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
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
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失素履
終吉之義以其文贈仲堪仲堪荅書稱四公得出處之
正玄屈之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
常五梡盤無餘餚飯粒落席間輙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縁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忘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遺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

假其兵勢誘而恱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𤣥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舉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𤣥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𤣥至湓口

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横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迴師屯于蔡洲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内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

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
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
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
決會仲堪弟遹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
納桓修仲堪遑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
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
領二千人隷于佺期輙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
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

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推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盖隨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内外寧一故遣太常共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

入沔討除佺期巳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兵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内大饑以胡麻為廩仲堪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

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急行仁義篤於周急及玄來
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計
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
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
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
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
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

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沈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强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嘗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率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

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疾
改為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
以疾去職荆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代江績為南郡
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
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
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
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
還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

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郗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羡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為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閭丘羡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脩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睦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以桓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
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
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
乃解兵隆安三年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
得玄書急告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
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
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
率衆赴馬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

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鋭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鋭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逕向玄船俄而廻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没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皆死之傳首京師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為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

殺殷覬仲堪不從敦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為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敦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坐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劒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曽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禄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産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

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
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
吳甫之北距義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
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
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
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慴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
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
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

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于峥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威武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為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

其琅邪内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惟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没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

毅為使持節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悦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桓楷振自擊宗之毅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

陵靳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
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為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
于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
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
禮不許詔以毅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歴陽廬江安
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其
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
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

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

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徐道覆聞毅將至
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係此一戰宜併力距之
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
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賊所虜輜重
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饑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
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
職毅乃以邃為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内外留事
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都督毅表求移鎮豫章朝廷許之時庾悅為江州刺史詔解其任毅遂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為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户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残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輙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于

巳乃奏之安帝下詔罪狀毅遂誅藩及尚書左僕射謝混以混黨於毅故也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鋭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内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鬬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至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姪

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沈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恊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輙絶歎以為不可能也甞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其將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

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
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摴蒱大擲
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
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
事此耳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
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
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其言曰亦知公不能
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

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
史庾悦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曽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
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悦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
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
以今日見讓悦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悦
食鵝毅求其餘悦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悦豫
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悦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
此毅兄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

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曽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為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為刑獄參軍後為竟陵太

守及敎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諸葛長民者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為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為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都督青揚

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
如故及何無忌為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
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
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
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徐道覆連旗而下
京師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
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
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

太尉留府事諮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
卹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
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
為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
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
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因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
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

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輙差其期既而輕舟逕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絶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為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禽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

馬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常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

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

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

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

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

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

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

常為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

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與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

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

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也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峥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

討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譙請割荊江
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譙等敗走無忌
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
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
人入殿末之職遷會稽内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
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荊二州江夏
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
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以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旣及賊令彊

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書傷悼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克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

義師之舉參賛大勲皆以筭略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

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字慶子髙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

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

生初為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

太守加寧逺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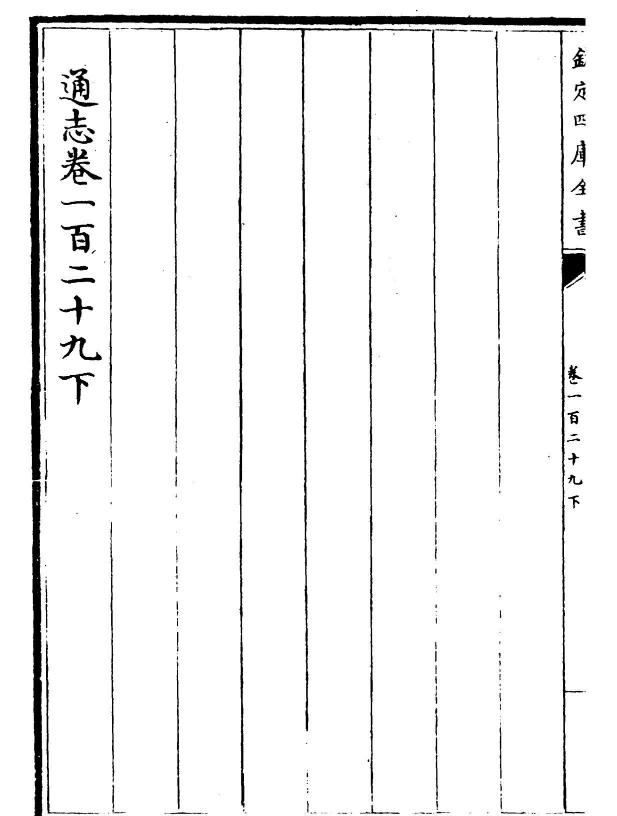
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

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

軍裕將舉義也甞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
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
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
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
軍所害贈兾州刺史義熙初詔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
故追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
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何用活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名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

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遊款及玄簒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欽寇歴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内史尋轉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為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録其賛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内史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